



10407

鳩茲集卷又七目錄

秦涵一

其使會壽觴序

秦母史太夫人七十有一序

孫太孺人八十序

項太公漢水先生配樓夫人雙壽序

孫一之劔溪漫筆序

秦涵一兵使之任四川叅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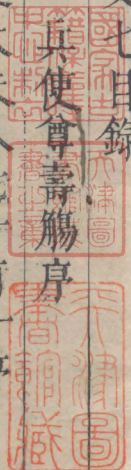
王生易義序

壽草庭周太公七十序

鳩茲集卷又七日錄

趙公循吏傳

沈長孺方伯傳



鳩茲集卷又七

古鄆徐時進見可甫著

秦丞一兵使尊壽觴序

自上攝靜久總無爲而四陲晏如猶故焉甬  
偏海東然於越門戶也與倭共漭瀆無亭鄆之  
限風檣所指疾於虜馳騎從嘉靖乙丙之際歲  
中倭始病重兵開帥府設備兵使署提衡之今  
且七十年於茲矣今之以使節蒞吾甬爲洛陽  
秦公公至及二年所矣先是關譏不遍斂窟多

鳩茲集卷又七

一

岐諸宵人闌出禁物與倭市時有獲鹵流言亟  
孔僉謂其往不可保也其始熙熙其究攘攘諸  
渠股引滙於何遏蓋重以煩 廟謨而東顧有  
殷憂矣公至則以靜鎮之曰昨走奇贏如驚爲  
所徃相煽誘耳時逋時鹵旋得旋喪頃之利害  
半而昨惱心未必戢又頃之得不失償而意何  
能無倦又頃之而覆沒不旋踵慮無不駭而角  
崩聚族嗟咨誓以暴足無俟乎其計之終矣度  
此詎可一日消磨爲乎唯公計之審也非有伺

於所不可知而時備於其所可知未嘗不有事  
而雍閒雅都常如無事公之裘帶緩而吏士之  
投拔超也被邊外戶烽燧無警閭左黔黎比封  
相保衆不暴寡強無茹弱政肅刑祥威加德遠  
甬雖區區其恬而卽安所得私於我公寧有旣  
乎郡大夫張君甫下車覩此景與先所聞於  
輦下異又察吏民所願頌言公甚盛迫欲以効  
之公會公初度屆此春王則假是而乞余言稱  
之公聞而譏不敏曰徼 祖廟之靈山川社稷

之祐倭無虜至未之有一矢相加遺也何敢任  
德余曰否否不曰治之於未形扁鵲中兒之所  
得見遜於扁鵲者乎凡治隱病無然迫之爲顯  
病則惟秦和諸人爲得之且倭突豕也雖甚竄  
端意何嘗不耿耿未見可侮而不之動則惟吾  
豫之道勝之未嘗不途折銷萌而其用則神而  
不可知耳公又謝不敏曰從朝食未能剪此以  
今策之能必倭久終不來否乎余曰否否郊壘  
之事憑異勢乘異時呼吸之間不爲恒矣蓋臣

畢智誠不偷於今日詎必長保於異日如聞遼  
左駕酋倏而遣質奉珍豈其久終能不我貳一  
時耳目所記謂非禦圉者之能得其策則不可  
至於綏鎮宣捷嘉賚將士大則賞延而恩數  
且逮推於平章之府矣此皆屬耳事也仰惟

聖衷程能表伐砥世權時詎必此舉一効首虜  
遂褫單于之魂永不南牧哉上所爲總無爲

而大着定其成略要不出此以此思功而我公  
之功於一兕觥又何有也於是郡大夫磬然拜

手以請曰善哉乎先生之爲我公祝也以屈群  
醜難老永錫不於樂津有徵乎所當爲壽一維  
申及甫四方于宣公萬生不於崧高乎所當爲  
壽一生商立子有城方將維太母誕亦屆春酒  
樂而燕喜誦長發焉所當爲壽一樂只君子邦  
家之基不但已而以維祺之享有萬期之何耶  
則其所怙無殫也惟此民吏徼覆如天郡若邑  
誠惟無能於謹何胡不藉少道敬於南山式歌  
之所當爲壽一猗歟慶哉距踊三百不足以罄

之矣請得并書此者爲公賀

壽秦母史太夫人七十有一序

當萬曆乙未而吾黨籍南宮稱兄弟所得侍於  
具慶若而人可數矣其猶幸而得以嚴侍以慈  
侍又若而人可數矣今公之二十年所旣自效  
嚴實躋通華所得於其親與日俱以莫不增其  
猶然便居起任土風驅車驟馬唯所欲至而至  
焉不以征駟爲憚憚又若而人當且不得一二  
數矣歲壬子洛陽秦公奉璽書按節吾甬迎其

母夫人就鈴閣養方入部舍舳舻登車公親授  
綏緹帥而下文武吏士欣飛蹶張躍踊聲諾填  
塞道衢吾甬之人大榮之於時太夫人年且七  
十矣居二年太夫人開袞七十有一公之威靈  
加遠而海上之氛禔日以消羽檄無馳外戶不  
閉民吏恃公以樂安業而公又以民吏之樂爲  
樂太夫人又以公之樂爲樂公時擊鮮具羞髓  
上壽又以太夫人之樂爲樂我二三兄弟又緣  
世誼事母猶母以公與母夫人之樂爲樂願有

祝焉而命不佞時進爲之詞余惟古之仕爲國  
而未始不藉以娛親菽水非不歡而志物不必  
備雖曾輿而且歸祭於三釜矣田過先生而親  
屈王趾於齊廷豈不以其祿哉顧仕可知而仕  
所逢難易不可知若北山感嘆於獨勞猶謂其  
靡盬有未遑耳祈父興嗟於不聰則直貽其母  
以尸饗矣仕顧不有幸不幸耶微獨此也士自  
拜獻其身抱材譎甚具要不能爲時其得之於  
四十五十猶幸也計不六十七十不能以纍資

勞取大位所得逮於其親又幾何上下四方簡  
書是畀要荒亭徼谿呀豁聞以身趨之猶不無  
感於王陽所得奉於其親又幾何凡此皆非吾  
所得擇而處也太夫人家洛陽當天下中其從  
我公祠部 燦闕之右侈口大官與忝而從我  
公于宣浙海嘗錯旨其至身洛陽與向長安均  
道里無廣谷大川之限懸度標禔爲之勞矣計  
毋夫人設悅爲 肅廟甲辰當國家昌明惇大

之候以迨於今寢以承平民狎野士狎朝于盤

是漸食且衍衍奉身而遊曾何災害霜露之蒙  
所懷於夙夜又何有離憂造次以貽之患推隆  
兩宮錫光孝治又有非時而當恩數之榮第營  
便文無害而附格考功若以券取寄矣其視將  
母而不遑奚啻相萬萬方我公之成進士乙未  
不能以三十毋夫人以五十食俸賜拜 封章  
至再且至三積而仕彌臚日有益之列鼎考鐘  
其自今至大齊厭惠庖凡五十年匪直守一經  
長負田中靳一轡享萬萬不相及卽晚而得之

渴日爲憂亦大有逕庭矣矧兮後公而起諸季  
琳立方始未旣第五髦名於驃騎無減邇來省  
曠太夫人頷之意融融如焉有如太夫人所云  
人世之全昌非耶內懿不踰闕不佞未敢於我  
公請卽太夫人所以享而祉可知懿又可知矣  
卽我公所以樹而有此子其有此毋可知矣邇  
長發而誦生商感周京而及思媚其爲之朕以  
十世徵天方開祐秦氏而謂於太夫人無意哉  
嘻猗矣余澗人所願以公私浙毋夫人安公公



安浙頃者 廷推公仍以浙慶太夫人居久之  
而於浙土風益習且便之矣又安知 當宁不  
以中丞節予公而使吾浙得長有公哉

壽孫太孺人八十序

孫孺人者海上朱公愛山子之元配也朱公故  
沉默寡所交遊每學使者按試則入郡以余舍  
爲居停余習翁及余髫時爾朱公之舉子晚及  
子之學成當學使者試仍於余主余之獲交朱  
公父子間且五十年而餘吾聞矚公嘗食必所

恒卽恒或不必嘗與人居終日或不得其一聲  
余竊異之睹阿恭而知元規非假矣又不啻孺  
人之一志比德如此外史氏曰睹朱公夫婦所  
繇嗣世拓成旣壽且康有天道哉有天道哉寧  
與俗之勞勞不遺餘力而讓財相較數乎始公  
與伯季均產徒手一編墨墨無他旁入爲之饒  
也其得助於孺人亦惟議酒食繅絲枲而已矣  
獨其稅畝無狸虎之迎鼠豕無耗厥中三鍾厥  
下二鍾他來牟稷菽稱是若有開焉又積著之

以孺人之服勤居約歲計而羸以振人惡時權  
子毋唯旬者之意所久近卽善逋獨於公不逋  
而公之旁畝日益斥矣問之公公若不自知他  
睨而警公者亦不意公胡遽爾爾謂公以靳居  
而公弗靳也謂公有所私而公無私也大毋病  
且劇孺人左右服勞通夕無少惰大毋心念孺  
人密有授孺人輒語相室隨受而隨公之謂孺  
人私而孺人不有私也及公逝而愆其子延師  
友禮加隆謂孺人靳而孺人弗有靳也循乎倫

黨守璞無名無以爲乃其以不爲爲也無所期  
乃其以不期期也孺人之於此道或其所不必  
知無以知乃其以不知知也生世總總安榮壽  
考豈其無制而得以吾之意與造物爭吾意如  
飛鳥人且爲矰弋而邀之矣吾意如麋鹿人且  
爲罟阱而驅之矣吾意如遊魚人且爲鉤餌而  
扱之矣凡共我而貸於宇宙者皆與我而衡其  
有餘不足者也一虧一盈積不相平天道張弓  
高則必抑矧其取者之無饜觸彼忘我之爭民

翼凌咀詬莫必其後此向所云人意之矧弋岳  
阱鉤餌相加遺者也將吾所以生一無資給可  
乎曰否否以其求多不如貯寡也以其畢智不  
如任質也以其大費不如薄愛也以其朝零不  
如秋實也有如孺人可不謂克德之符自然者  
哉行年八十而視聽不衰不貴有餘不見不足  
天倪之遊都忘老至一室清恬一區僊境麻姑  
東渡行屆滄洲不於孺人一臨貺耶客有請曰  
如子大夫言朱母且得爲知道乎余曰何必知

道何必不知道子不夜行安知道上有夜行客  
又請曰子大夫所羨於朱母至矣朱母須抱孫  
甚亟何以猶選需余曰行至矣行至矣母年四  
十七舉今子垣吾覩垣醇謹得理不言而信於  
祖德陪敦焉商瞿年四十乃舉丈夫子五人吾  
相垣竊比於尼父之相瞿請得并識之爲孺人  
壽

項太公漢水先生配樓夫人雙壽序

比部項君君掄試爲郎比部無何假一使命過

里中計且爲兩尊人壽上觴耳前是奉 簡書  
多不以期赴時有假以慰臣子之私以故君掄  
得蚤計其爲母夫人誕則令嬪提九月之二十  
二日太公誕則獻歲秋七月 覽望猶有俟也頃  
之比部署部張公預申約凡使事必期報必弛  
期則有讓於是君掄過余而議之曰是嘗奈何  
余謂君掄未見私之可以勝公也君掄憮然計  
惟有預治具以行請得余言而稱之余嘆謂君  
掄向吾睹子之太公髮鬢而澤色愉體便骨勁

令不前習子不知爲子之太公見謂此園中扣  
壁奪稍人爾且抱多譖挾枕秘不蔽子幼令胡  
必不自已饒爲之而遽無意馬蹄間耶君掄曰  
所不欲以壘牖語人吾父志也計嘗赴省試七  
試僂得而僂失三而意未始少軌迨余與兄弟  
與子衿而余又徼時偶上春官吾父年五十四  
爾謀至召余伯而詔之曰若之弟何以得之易  
若此夫種也稷而得稷麥而得麥我知之矣  
生斯世要在遵時卽欲不遵其何可得且吾豈

憚爲人犧者水東方固后稷不種我之謂矣已矣吾以付汝曹矣於是置博士言不掛口偕母氏操家秉肅如焉繇今諦之而吾兄弟勉承志差以爲吾父母娛日可矣迺曩是之爲諸生困且三十年又名在家督總總人道自仰自卑以謀卒歲所給於書田幾何母氏相之米鹽漿炙取諸宮孰之不自手辦指繁而食不時需晨供爨憂羹釜汁不必嘗以拊吾兄弟至受室其勞瘁寧一日間耶今吾將擊鮮醜醴召戚執頌言

劬劬而吾意未有已也將俟通綸表吾親於泌衡而於今日之觴猶未得所藉手也則惟子大夫之一言爲不朽計云余謂比部君子之所以頌太公與太母還取諸子之身而足也夫有用成於不用不用乃所以爲用故淹爲速也當其淹庸愈需之困爲通也當其困庸愈知之且古之君子以道爲貞以家爲理成教於國刑自妻子豈必不用之爲無用而姑以隱托無何有之鄉哉里之人過項公而式其閭詎惟公孝友

施有政卽一語默而準物恒其素所樹可儀矣  
往余一奉太公竊有請曰公無意當世乎公咲  
曰子大夫不億燭之武言乎臣之壯也不如人  
今老矣公之言似不無慨亦止足意也士不享  
大烹不爲知味夫自其身享之也孰若自其子  
享之公之就子而享方始未艾行披 命章刺  
齒肥間乘脂堅一馳長安道遠而睨之者曰城  
濮之兆報在邲矣公聞而何所不愉快哉

孫一之劄溪漫筆序

自余頓公車與一之僕僕河梁不相舍一之故  
書淫其腹笥便便靡弗蘊余性疎而善忘嘗所  
遊目時有忽恍以徵一之若列眉然余咲謂一  
之君吾行秘書哉一之亦咲謂余恨此短檣破  
帆載得秘書并載唐家兒又焉取夫文采巨麗  
爲以余譴一之一之還相嘲亦爲吾兩人不逢  
年志感爾云何一之選得 左扉供奉卽余向  
所譴一之秘書職也譴若爲識於是一之得狗  
其嗜於虎觀石渠之藏罕不窺今茲漫筆特其

公餘所裒一二酥乳醍醐品列而人嘗之而味  
得世人何必不知味何必知味一之弟學博君  
立之梓之非攬其過於塗者而迫之嘗聽其嘗  
之者之爲何如人要爲不恣恣其兄云耳并以  
序間余前爲病病謝筆札之後久獨念一之已  
遊冥漠追懽生平於一之胡以謝一之故多聞  
亟好余古文辭嘗貢余楊梅并其賦與俱來其  
瑰宕閑遠何必減子虛上林以時時不忝藥暴  
故不多作其行於世有益智編謚汰纂嗚呼一  
之古之薦行君子余所心折豈獨以其文哉

送秦涇一兵使之任四川叅政序

秦公之飭兵吾海上也行可二年則吾黨前以  
士民意暨諸軍吏材官之所願合爲請請於臺  
願得畀公叅知秩仍吾海上治兵事矣臺亦不  
逾時上其事會 上久攝靜牘滿公車多所不  
得可頃之公報政 上乃拜公中大夫四川行  
省叅知諸父老暨諸騎射士聚而詫曰 上知  
公胡不以公畀吾海上如所請爲公薄海上耶

爲吾海上可有無公耶通倭者之闡出舉國如  
狂至謂倭竊我冠服行內地洶洶幾爲變從按  
捕無逋誅而今汎聞然靡見告微公疇扼其隘  
而塞之途也倭眈眈不能忍响於其所迫需餘  
艤艨衝錯檣於鯨鯢之鬣而終不能底吾斥綯  
畧作甘陂媵無躡孰之奪其魄而使吾眡得枕  
安也歲比稔民艱半菽斗升之貸以沾溷鮒幾  
何然未聞有以赤白丸探於萑苻者謂不有所  
要束之得爾耶俗所繇抗故久矣大姦批根中

豪借資五辭之聽幾爲滿調移而庶其無憑弱  
暴寡之爲虞者恃有公電雷之嗑在耳今猶不  
無岌岌焉其所爲備逋以往而所可脅息狎以  
至吾其能一日去公耶夫 明主豈必不東顧  
而西是虞所需於吾眡之供億豈必東輕而西  
是重而俾得藉公乃在彼不在此何也余曰否  
否爲人臣惟所指使夫 明主豈必邀萌之所  
私是慰而拘拘乎其東與西哉雖然蜀亦觴重  
矣國四塞易阻兵漢而下自擅不討不能一二



其詳矣今 天子神聖聲教四馳海內外頰首  
尺一安所得覩偏強於夜郎而柰之何其騷之  
自我也孰濁之而又孰靜之以徐清且得不煩  
長畫而取大於老成乎或曰公節鎮爲犍為之  
嘉州是不去越巂且二千里耶曰否否天下一  
家爾以公而慮其爲蜀也奚以異乎浙若一道  
一身爾當瘠之患而其在毋也奚以異乎腓是  
故徵挽賃而我不得以楚越辭則盈縮宜調也  
聞桴鼓而我不得以鋒鏑辭則堅瑕宜講也懲

賢謀於千慮效一得以專愚東榆晚收今畝天  
贊則群策之畢舉其時也以所流聞參之封事  
今之蜀事世已公見其得筭多少願獨是其郡  
縣一策將不無遺議歟攷之前志 高皇帝初  
年業嘗郡縣其地矣居無何又罷設設六衛統  
以都護旋設旋已豈其可爲不爲而姑更置之  
若此歟又有昔所不宜乃今獨宜度務權時合  
變無窮如播疆初闢輒使司牧無庸是古而非  
今者正惟吾之力自視耳友我之犁耨業舉其

疆吾力不餘已如弩末不穿魯縞矣幾何時而有建之役吹劔者之一映吹之易矚之亦似易其事去播十百莧也群不逞之爲道路梗合番漢若而人所自提衡一亭障之畫與十族之裨已爾而須問力乎惟昔不憂力而可已不已乃今憂力而欲已不得已蜀之人聚族而謀唯此寧居苟無事事是畱而猶欲更置之示漢威德謂吾力能制其命信歟夫其柔服我也其在都護與在有司奚擇如其不爾而拊循之令將不

爲擲揄詘乎凡此皆天下大計或謂非我公事而公不自謂非公事也吾竊以是爲蜀賀得公焉就公而借箸公得不以吾浙治治之乎方黠奴之以錯餌中吾駭也其不憚爲危難驅日有虔劉而不可止雖有識不能不惕於所不可知至欲以閉關杜而公弗爲動也第就所鹵用重典覆沒之公不自爲功不見德而恣恣於所不知卒以底寧吾則謂功無加等此也當蜀之始事亦有以此說進者乎擇害莫若輕拯患莫若

寧蠢動者之竊出而爲吾塗梗亦細耳弭之以方畧可也務迫之無乃非所以寧之本不足而姑示之不足可也有餘不足非吾所得餘也其地故吾張官地其郊壘在其尺伍在仍其舊而整齊之其糗約而虛冒亦約矣大將軍挾軍與爲重無所挾而羽書不得擾矣計之便無出此知公治蜀必不出此故曰可爲蜀得公賀也方拜命而公之屬有謁於余不佞者曰向吾曹以職事進而公訴如焉則人人自爲得公也少

不揆諸衷而斷斷如焉又人人惟恐失公也公疑嚴與雨露霜霰並其務持大體無聲色而雍閒自得度實吾曹所倚毘以少道譴何子大夫諄諄爲蜀賀獨不爲棄梓念乎余曰否否公至蜀勞來還定天子嘉公功擢以非次安知不以中丞節予公而俾之衮衣吾浙上哉於是莫不昕然喜曰幸甚第暫舍公而吾可無怏怏也

王生易義序

自余奉准提戒綺語誓不搦管久之蓋未有

以移我矣猶苦齒痛不時愈疑爲向口舌得譴  
未消王生余通家子哀有易義劑之固以序請  
且曰非敢不快於先生也孔璋檄草愈疾曹公  
今吾黨薄技而得一奏於先生何必不爲先生  
止痛余詫其言且壯之試爲取一卒讀不知其  
痛痛也又取一讀又再一讀而余痛若脫余乃  
攬衣下匡床謝王生文至此乎凡子所論著稀  
韋氏之秘也誠有通於神農氏其未挽吾脉入  
吾腹第咿哦於我口而愈我疾又何耶易者神

鳩茲集卷又七

十八

變之書也祖龍目爲卜筮卽名卜筮余托之爲  
藥物卽名藥物老儒先生目爲天地鬼神之奧  
卽名天地鬼神之奧博士弟子抒爲藻績拜獻  
其身卽名藻績謂吾言誕卽誕謂吾言不誕卽  
不誕意之所至足之所蹄事有或然時有適然  
凡此皆易之所以爲易也今天下之以易名家  
不知凡幾矣自明興而易著于成弘之際寔自  
吾甬余陸諸先生啓宗遡源其於制舉玄醴之  
初乎迨嘉隆而一變矣沉酣之極糟粕沉濫幾

今人欲焚釀具然其所疏爲爻占爲象變猶斷  
斷守師說不廢今一切去之極相窮形離方設  
怪惟吾之所幻出愈幻愈奇不奇不已辟之酒  
非屠蘇棄落不設吾不能知其所以終吾究其  
終當亦如其初而已矣以今日目目今文則有今  
趣後千百年而有制舉又以其目目其制舉比  
于今畧相似所爲長於上古而不爲老又皆易  
之所以爲易也王生勉乎哉當此屠蘇棄落時  
已釀得屠蘇棄落酒何可不亟亟以信貨賣哉  
或曰王生中丞公子不嗜酣讌嗜文章不交豪  
華交一時知名先生何不以是稱之曰是卽平  
平當得是語如彼巨麗之超超吾稱之止是耶  
所媿王生爲其纏結一曲便資猛厲如其僅僅  
不移俗爾也吾霹靂車不忙亦不借之矣

、壽草庭周太公七十序

郡縮江津其強幹勃發則自西原之錫山來錫  
南下走平陸如奔馬襍車旂騰踏不能以目瞬  
則郡靈氣所獨鐘也折而北爲大雷爲林村諸

輿區皆錫所股引稱勝塲厥土上腴其蕘薯如  
岷蹲鳴其於人居盤盤多臚仕甲族又或高貲  
比素封皆莫能以縷數周太公者故長林謾謾  
松風下隱君子也公少孤受書自其母王爲諸  
生又自爲督督家會第少難異人任居自念奚  
其效得爲誠壹之致則謝諸生課耕自太公之  
爲蚤計諸後進生旣不能前習吾校之有所爲  
草庭先生而公又居岑岑好自匿或終歲不一  
入城市或再越月不一步村口卽里之人能舉

公名不能擬公之齒髮况緒何等矣問其家則  
旁畝日以斥山居十圍之材千章陂擾修鱗千  
斛林雜篔簹萬个薑千石慈鳩歲將萬雛牝字  
歲犢千蹄笋蕨之甘橙梨柿栗之饒可於口而  
恒給之不出三步外非必聽子孫之息之有此  
也爲之子當戶而贖爲之孫並衍而豐事緣公  
意棋案琴床宜拂拂之花鶴宜護護之交知匱  
急宜卹卹之享祀宜豐豐之上賦宜速速之一  
稟於公第領之而已以問於公公固不能一一

審其槩今得年七十矣貌臞而澤神恬而挺髮  
鬢而素素察察恣所美好非必杞菊數甌無盃酪  
味乃得托於隱淪高尚之目也試以質仲長無  
功諸君子猶得有加於太公否耶蓋余前得之  
於鄔君叅知其體言太公如此鄔君叅知者太  
公快婿也頃之假入 賀過里中拜先生草庭  
之下爲道 簡書預爲太公壽太公忻然慰勞  
之爲問 五雲縹緲之居安康何等萬國車書  
之會謳謠天保所上金鏡黻箴何等 主上錫

鳩茲集卷文七

三十一

宴賜鈔獎賚何等臣工百執事抱質效誠何等  
途次雨暘豐荒何等語娓娓不休客聞而訝之  
曰是冠箬冠於世事不少閔皇者非耶竭爲其  
微 朝事乃爾余曰否否當大公時爲太公所  
爲莫此之宜及老自娛托賁園遊化日不食園  
土毛耶耳與曾不沾沾希國華異日耶負苗先  
生三百歲不夷由漢廷耶孰之謂先生可以缺  
畝忘帝力何有也事有襲跡有依名有食實一  
托支許餌水黃精便謂超白日不遠矣人亦何

遞以安期羨門期之又或少沿帑括淨移卮詞  
或罷或鼓岐多心眩吾本猶強做想雲路若躡  
之矣寃之不離疏屨終南徑賒則又羞貧賤而  
驕語仁義其去太公相倍之徒可同日語耶坡  
公龍鬻之喻於太公先獲心焉若太公者當徒  
美而齒刺其肥者也世言食實有加於太公否  
哉客曰太公雖隱於闕庭誼不忘吾得聞命  
矣其獨藹交酬寡咲言又何也曰爲世無發其  
籟者故耳蘇門之於嗣宗不劃然一嘯傳響林  
谷耶凡太公所却遠皆俗苛節其於人倫表宗  
吾且於太公歸焉并書此爲叅知君復

、趙公循吏傳

趙公之爲明別駕三年行報政而量移之問至  
諸在衿弁父老甚爲怪謂非所前期有此也臺  
使監司更爲恠交求其說不得時羽書狎報倭  
警公又前署海防議得慰挽倚辦公而公督二  
三小奚期以三日趣一肩去諸子衿造余而請  
曰是度不可留請得子大夫爲乃公傳以識吾



私可乎余曰唯唯余間者與公譚雅知公腹笥  
便便於左國尤精淹遇事發抒無訛駁不能自  
違其隱衷曰吾自爲吾鬚眉地耳奈何哉吾自  
貽吾懊懣爲人亦不盡知公第曰才士才士幸  
得借軼軟頑快甚蓋自公下車借署下邑遞更  
無虛日又雅與人不多款綽自暴其所盟心以  
故不必盡知公始出內海庾唯餽之堅好作井  
一稟關石委吏毫無假爲乾沒已矚公斷斷一  
班矣比署奉邑故剌敝有名又其主篆迭居去

諸窳墮闌出莫可詰公至首按其黠書那支透  
支諸弊事以次舉竟諸牘君掃民驟解追呼並  
歸業邑市閒無人又議請截收法爲透支塞竇  
不三越月而民欣願不能舍會海權次及公則  
還海上諸駟僧前習公清嚴明惠業惴惴奉要  
束惟謹矣公第提衡之閒而得度無偏輕重賦  
溢而輿人歸德焉又以間視其邑事不爲邑需  
斗粟束薪稍具羨暖則備諸器用需劇供無苦  
坊里借辦爲也先是邑有繕城之役工且竟而

令以艱去邑父老私相語未卜嗣事之何如比  
得公而集諸工料指顧間又以鬼薪城旦佐之  
邑相慶利在百年得無以一簣虧微獨令君之  
賜矣亡何則又署象象腴邑也民又以腴受病  
如象有齒以焚公爲條上八事祛其沿陋大歸  
以他邑之令甲繩其邇年之創出爲民疏患非  
有苛察示矯昂計公駐象則不能以二旬耳最  
後署慈慈巖邑易得口語又當試事迄公竣事  
無譁問何以得此公笑謂余始簡易是狗既寄

鳩茲集卷又七

十四

請是酌優者居前至前十名得收於道亦入誠  
偶然耳慈人更以此多公善讓他聽理又絕不  
如試事狗寄請少選絕無敢以私干者公介潔  
無異署它邑時人敬且愛有加禮去之日祖帳  
咽路稱異數云由儕俗觀之仕棘且殆矣矧其  
攝也直以怨勞任將無難於蹙躃之遊乎前是  
爲上郡之甘泉其不顧利鈍無以異於今何以  
得尉薦徼 恩綸爲二尊人藉榮公嘗以語余  
蓋亦僥失而僥得之也甘泉故疲極又苦久旱

民日轉徙所登賦十不二三幾不可爲邑矣公  
至則爲節浮繁清屯耗除幫馬裁副差輿檣而  
上凡役於官者皆得以力免僱後歲省可二千  
金有竒困以少蘓乃得拊循之使無離心又爲  
察穰瘠卹窮單征豪右於佃田屬推委於見禱  
始爲徵祭而歲供差次及故額爲疇日所未有  
矣於是治理流聞封以外跂跂望思內附延川  
者鄰小邑也歲儉民大饑又苛征剝膚骨民竄  
盡幾無邑當事乃檄公安集之公得檄則令駛

步往揭示塗津令無去俟吾至商去住公至則  
集父老自許能爲父老蠲患苦亟爲條條上一  
一得報可大較如所以治甘泉歲省可六千餘  
金又爲治黠書一二民大平定如初至今戶戶  
祝之人謂公非令延川又能挈延川還公家有  
此獨甘泉有肆舍當縮轂每紀綱之使出而所  
稱卹馬擊鮮諸誅求過當無厭舍長遇之大窘  
蹙無奈何公爲商畧久之於是爲葺舍宇設官  
供列所約壁間有不如約驛騷輒報聞已相戒

不過境大恚恨爲所中扼其一剡時需次已及  
遷無奢望矣會延綏撫公當報 命公以例趨  
謁報入曰是不勞苦百姓僕僕耶胡謁爲軍吏  
進曰甘泉令止仗一箠隨途餽蹇項入郡假騎  
軍中其來故無乘撫公憮然曰是不七八百里  
遙耶如聞同人甘苦知祇節審爾直當薦遂得  
薦有令遷事出一頃亦非所前期嘻孰非天哉  
公爲人偉而挺有器局其不欲以長物自免亦  
天性然既自於書無所不窺又下筆文彩巨麗

鵬茲集卷文七

廿六

而數不利於畿闈起家僅從壹適之薦主計宜  
功令詎不諄諄毋資限毋資限所不爲限僅僅  
一二非得與援不可世不能盡知公砥節抱獨  
知之契猶能盡知公才堪辦劇乃令之曳王門  
裾耶嘻疇謂今天下復憐才哉優孟之歌曰庶  
吏不可爲而可爲余於公甘泉之得遷見之庶  
吏可爲而不可爲又於公之今遷見之余故因  
諸生請作循吏傳附緇衣之義公名養冲字某  
右北平之灤州人孤竹之舊封也其俗故慷慨

多氣義如公於二君子洵得師百世上哉

、沈長孺方伯傳

公名某字長孺家世東海上世稱肩吾大傅爲  
蛟門先生故稱長孺爲大若先生以此兩山薄  
海門並峙也公爲人溫默美姿容下筆灑灑百  
千言甚都自初卯著子衿其受戴禮率師心亡  
爲北面授者庚辰成進士時肩吾公官詞林負  
聲實公繼之稱伯仲而相江陵方貴倨秉事二  
子以是科第上第今交一時知名公其所注目

而公弗顧也辦事廷尉曹計銓期遠假使事歸  
業具題得 旨俞稟辭於相君比謂大理亦有  
差耶他曹借差自故事以前不交歡故假此少  
尼之報睚眦云已需次得水衡受牒董某工一  
切私謁屏遠不得通諸私人無所出計則借懇  
於將作公之主計者將作公更爲解目是且以  
不肖應公曰何敢以尅核至業不無縱舍第爲  
去太甚耳主計亦心是公倚重焉神嶺山石瑩  
織而堅不能以錐鑿得其巨先題標已 報可

公行視獨是匠石議後竟罔功先所給不相償  
匠以徒手罷則大闕公爲議給半直且以他工  
授事得解亡何任安人捐邸館殫所有購禪傍  
戢身諸從從不能辦商鳳來者故大猶向爲公  
所誦不無望又計公貧莫行喪姑以好來焚楮  
堦下手揭具人夫百二十名供襄事潞河公立  
斥出公於取予素斷斷自其曹偶公莫外他慰  
賻俱不拜服除補儀部郎旋議調銓郎公辭以  
非所任已稍遷爲其曹正郎事多與藩邸連藩

鴈茲集卷又七

艾

藩者負大力竊干功今所不載 俞旨先從中  
出公爭甚疆事得寢後亦無敢肩其事爲兩可  
者屢疏請 朝講請 冊東朝爲秩宗具草詞  
鑿鑿無忌諱厚爲秩宗所倚辦時 上肅掖庭  
甚峻多斃杖下公特疏規 上生德雖曦螳命  
且干天和聞者悚悚虞得譴竟留中不報故事  
儀郎逢大典則以辦治勞轉卿寺卽無他勞或  
以物望間得內卽外必視學示優馭公在事雅  
爲倫藻推公率自引弁辭視學得備兵楚之上

荆其地故五方所錯趾也又藩邸庶宗貧無賴  
不受有司約公爲曲貸其困已稍整齊之與齊  
民安帖帖先是登仲宣樓諸輿擡方息堞下忽  
交闕有禱過公笑謂雖涼德然不足逢神怒脩  
吾事而已周行下邑務廣隄防以堅瑕爲吏殿  
最亡何水大至間有漂溺及其外郭不甚災前  
所過乃水神也始少司馬邢公啣 命討播播  
觀望不卽下邢公下羽書集楚師楚當事多難  
之以諮公公謂此主先聲奪會魄耳亟以一監

軍與一大將抵重慶先檄馳之可不血刃撫而  
定也已會果出就撫邢公知計所出爲首叙公  
功云乙未冬擢山東行省叅知過里娛太公不  
忍去議乞終養今甲有弟例不得以終養請則  
以病致仕其爲之名以太公而其本懷則以少  
傅公方貴重誼當自引不欲以其時纍資勞取  
尊官也太公年九十一乃逝始用當路薦補闕  
叅知駐節漳南漳以諸番舶往來稱利孔璫高  
案時眈眈焉諸駕猾附之私割剝莫可制公伺

璫入會城卒拉之斃杖下取囚之當辟者謬爲  
案以朋奸討璫至恚甚顧無奈何羣不逞爲少  
殺番惟紅毛最黠先與璫通許其貢市必得

請未及請而其危檣飄搖半漢間已泊漳門與  
矣公言自無延寇入門理卽中人能必之 內  
俞而疆臣宜以死守弭其外憂督府無以奪下  
今集舟師迫使去勢不可以選需遯璫與督府  
疏龔入而璫亦竟不能得 旨俞計無復之徒

有快快爾矣聞人謂公此舉不獨疆場功不卽

鴻茲集卷又七

三十

銘旂常姑以長安一片席相假不足酬長畫第  
需次卽其地拜廉訪亡何徙兩河旋晉秩右轄  
駐節大名古天雄軍重地也初意且以址鑰界  
故先之此會世論多所偏肥於相君不無郊并  
亦不願公當塗駸顯重以貴竹徙若爲以資益  
秩也者報至天雄民吏大懊詫失所望諸旁郡  
亦驚相語謂吾魏博一好中丞已落吾潁子頂  
乃以投鬼方去耶蓋前是歲比禋公至則爲蠲

浮繁脈流移疏渠道清園邸核軍實嚴要東百



弛具舉民懷平定莫不謂 當宁以及公儲若  
固有之矣而不謂其繆不然有此也公意亦稍  
倦擬得引止而交知以固勉公南赴惟 上所  
使爲一之貴其地故罕成賦一切車幹之備仰  
給比壤歲有軍興又發徵巨材又或受直而遭  
貢鄰以爲詞直不至公下今先輸木者今授鏹  
一頃得三千章金筑安撫向柔馴可馭又苦蒙  
右侵公牖之得內比爲州 錫名廣順拓疆千  
里云闡事竣則以覲行願得乞骸疏入得 下

部猶以太常推逾年捐舍所嘗與公文歡共事  
者聞之罕不爲公嗟咨涕洟顧能爲公嗟前不  
能爲公方其不知公者不爲譽亦不能爲公毀  
能爲尼亦不能直以公斥姑今之蹙蹙此途中  
其以微文創亦不過曰四明之弟云耳其自丙申  
予告娣侍太公後先里居凡九年此非相君柄  
事時耶蚤自引却爲避忌如此而猶得介弟云  
云世偶不察亦過矣公嘗語余吾輩穿着腳根  
晚節乃不至作秋蓬摧轉湏是信得命及好人

亦羸得做雖甚智巧豈能益吾命所本無哉生  
平自砥無之不以此念居也余與公生同里公  
以庚午薦省闈余猶阻澤宮余少公厘五歲耳  
嘗過公坐靡旃公咲謂余君眉彩彩似碧空霞  
矯是不當以文章名天下耶余謂公君是姑布  
子卿否方掉三寸托耕苟簡田於君是卜徒好  
言慰耶公曰非也第今子寬居之明日事自有  
爲子安排者在凡公所以逢世甚澹又甚韜與  
同案語終日未嘗一及相君人或及之微起居  
公第唯唯恐不無世情又以謬推切引重也人  
亦覺其意不復及公逝歲餘耳里以鄉賢祀貴  
以名宦祀世論故自不恣恣何有於余言公之  
子某某等百拜以傳請余心不負公媿淺拙不  
能以文章名如公許第爲公叙厓畧諶不負公  
非能以文傳公也家世生卒載誌乘不具述

鳩茲集雜著目錄

湖曲社約

湖曲社又約

爲水部項聽所邑頌題詞

聞五郎婚帖

會講語錄

雪雷

鼈人

跋侍御林道卿生壙記後

鳩茲集雜著目錄

崇教寺募緣疏

冲虛觀募緣疏

重脩東嶽廟募緣疏

雜著

湖曲社約

始沈生爲湖曲之社數人而已一日而譽士之益之凡二十許人傳棧之始直木直木又求直木非耶雖然士徒名相噉爾領長安一資不如受子將一評評重矣胡名月且天下方有事馬蹄間士起操東西且莫別卽子將所自評焉能盡執之作疇日待故評有旦旦也又自後來驚居上要以虛籠天下評無其評其爲天下準如

鳩茲集 雜著

一

三十九

此耳今之社且以日程矣小戰大敵勇怯時有不挫不矜究乃定霸唯吾所自待虛矜闊目何如焉必以疵瑕相復詆毀從生卽茲社不無世情是爲名而非所以名也天下大矣茲水中央通二十許人以過於天下衆寡幾何能使天下遜心而降氣豈必以吾所自標位故吾願諸君子務交攻毋務交譽夫交攻乃所以先爲不可攻也卽有憫吾而議吾後自比於他山莫我咲

是爲約

湖曲社又約

語不云乎令者當時爲上今之制舉今之功令也當嘉隆季其靡曼之趨已自不可流砥而倏爾挽焉迨於今問音設色極態窮形至於不可方物而猶未厭豈嘉隆之時獨拙而不能爲今所爲哉當嘉隆之貴乎靡曼猶之乎今之貴其詭故也其爲靡曼乃其所以爲詭故也因也陽火出之永水陰鼠生於炎山凡物變徵之極未有不爾而不必爾者時未至耳今之世厭今所爲蓋已不獨見其倪矣而猶趨其故而未已可乎故吾願與諸君子約毋務其亦毋務苦卽非極天下之深不足嗜而振衣挈領之勢不可少凡此皆天下之大常也知常曰明明曰早服願爲諸君子約者又此

爲水部項聽所邑頌題詞

仕之棘且殆其在今邑爲甚水部公之爲邑凡  
三而所在矢弗諼者何始令休而爲民捍命公  
之命婁以試啞之口矣藉 祖廟之靈以調去  
公且去而疾炎漸以解眈所脫膏火藉公靈不  
獨及公之未去有之焉去得望江劑其瘵而結  
嗇其苦辛則公所臥理者也又去得淳淳稍腴  
事又有與中人連公執強如其治休而諸條畫  
爲淳最瞻且周其繫諸民具無間公于仕詎必

鳩茲集雜著

三

不殆而還振之爲聲施地哉自余早習公而識  
公溫藹君子也辛庚來諸斜封且遍宇內士抱  
方鯁詎必盡俯心乃當之有幸有不幸而於竅  
會亦有中不中公而徒遂其強已耶其於望又  
何所見德凡公所幾殆其適然而其出於殆非  
適不然其置民於衽之心有爲之大常無二也  
詩不云乎柔亦不如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  
強禦唯有不侮也而後能有不畏吾以此爲知

公其然否

聞郎婚帖代

今天下雖誇矜勢能之榮有如姻締則貴舊聞  
猶有古之遺焉吾鄞故多鉅宗子孫藉其先稱  
門第項相望如我親翁庄村之鄭則西鄙一亢  
宗也鄭自給諫公以直聲振永宣間迄今且二  
百餘年日以寢昌我親翁之大父孔明九先生  
起家巨萬萬林麓之盛汶陽之腴紆迴複道不  
能窮其所底他絲臬錡貝稱是雖爲矜士而與  
不佞家莊簡公同時一時之稱擁高貲屈指則

鳩茲集

雜著

四

首鄭九先生其醇內行喜賑施迄今慕義猶有  
餘稱焉此尤不佞之所願比附者也庶訪某公  
昆玉與我親翁交最善亦向與不佞善遂爲犬  
子某主議附在葭葦詎惟舊閱之貴云乎哉相  
質披文元和內含所宜附者一親情道誼彌久  
彌篤所宜附者二立子生商邇流長發以先素  
封救災振急計所餘留何讓於有娥之方將所  
宜附者三敬告祠廟爰脩厲羔名山川名川司慎  
司盟實陟臨之以歆爾德無庸乎二人之其

矣

會講語錄

一講攻乎異端謂孟距楊墨卽此意思謂朱註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此語已自渾成包括矣孟去孔只百年孔之時佛氏未入楊墨亦未經見人制行立心稍不合於聖人皆謂之異端功利夸詐僻錯奄媚岐道而趨詎能一塗爲限卽如鄉愿如沮溺如原壤子桑如告子陳仲子如儀衍之類其爲異端何可勝道今時所趨大抵近於楊氏學爲佛氏正亦不少然謂之專治

鳩茲集卷十

雜五

而欲精亦罕矣其爲兼愛而至於無父誰耶墨之徒爲白圭爲慎到爲禽滑釐楚將用公輸以伐宋墨子聞而就楚設難公輸子無以詘之因見楚王試爲隱語遂罷攻宋墨宋人也義不畏死計存宗國假令今得若人方當北面而事之然則孟子之說非與曰彼一時此一時也學者立身須自辨明道術常有爲人爲天下之心剖破已障便是立人達人意思毋第以兼愛流弊有害天下而弗爲可也



一講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以孝弟爲主雖至不感知命亦只此物嘗讀明道先生有云孝弟便是神明之理前輩亦有主是說者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孔子所學豈能外此但此章語氣只是叙已所學因年漸進不敢驟以上達望人之意若何何着孝弟十五以前豈猶不知孝弟三十四以前豈見孝弟猶有不的至於七十從心不踰猶以矩字爲程此章之意只是教人着着實實循規蹈矩造將進去云爾偶讀羅近

溪先生語錄因讀近時吳安節公叙文詳言從心不踰之旨惟恐未流之弊任心所欲藉口何思何慮蕩越矩外亦相發明矣孟氏謂梓匠能與人規矩不能與人巧今欲以規矩與人正是難事却不得不於難處着力三復此章雖七十猶以矩証心得此而思過半矣

有講博施濟衆者若謂仁者立人達人未嘗以施之難博自阻愚謂當今卹民只有簡節二字欲立欲達只這個念頭實實落落須得如此便

是仁者一體之心不敢飾云我心要然而加未  
之逮若到得那立之達之之處必竟要那個人  
自能立自能達非特分人之惠勢有難繼卽如  
教人以善雖云有教無類必竟要那人自立志  
自砥行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甄陶鼓舞比屋  
可封此只言善之極致儻所云堯舜猶痴者與  
有講天命之謂性章又有講朝聞道章愚謂天  
命章意義精奧此學者持身宗旨然猶有註脚  
聞道章初若淺近深味之聞是何等聞道又是

何道而便可齊死生如此竊意道只是這性命  
之道謂之聞道須是參合天人通知晝夜妙悟  
在言詮之外此中和成位皆其餘事前乎千萬  
世既往後乎千萬世將來宗統元會只在這心  
性中何論旦莫生死然這個只可想像得如此  
又不知此道如何得聞如何方是聞道不曾汗  
流淚下一番終是影響猛省到此擬不虛生誰  
可無此意向

或問毋意毋必所主原是要好的念頭何爲不

可答曰雖自好一邊蚤已有主則不能無偏而固我且從此生故曰心不可無亦不可有某性好間每厭人世酬接大多居恒無事自謂得浴沂風詠一二矣明道先生云當知天下無一物可少得不可惡也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讀之方省已見有偏禹鑿龍門排伊闕胼足胼手三過家門不暇入亦可謂從古一大有事矣孟子謂禹之行水行所無事蓋不以有事爲事而以行所當行順事無心爲無事也只自好簡差愈於爲塵鞅所驅者這意必病根恒自在

一條約首孝弟仍望之諭親於道嫡母繼母皆爲感悟兄弟之間憚嚴薰德各欽厥止和氣克然在庭此真孝弟又奚以加愚謂士志於此須是守身爲本身脩家齊詩書所稱亦明且備矣世俗所狃每以口體華腴能娛其親爲孝審所從來取諸恒業可也取諸力可也此外得之得微有愧於衷者乎又或有貽親不安者乎爲人士而不計及此誰當計此經云啜菽飲水盡其

觀是之爲孝又云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此道無間顯晦惟人士所自志何如矣

一忠信恒情爲已則真爲人則托故曾氏日以  
此爲省竊觀今世學者爲謀不審本是爲已而  
有不自覺其不忠不信於已者何言之人安身  
立命各有所止此理本自坦蕩無難順而安之  
無之不適奈何各營所願膠膠擾擾惟日不足  
甚則履危機甘辱處僥倖一朝以至終身而不  
自悔究其所營亦多不遂徒取勞役其去聖賢

鴻茲集卷

雜九

之真樂又何如明道云人件件要好只這已身  
却不要好自身不思自處得好本自可樂却致  
多憂其不忠於已孰甚始將欺人終以自欺有  
慚妻子多忝面目其不信於已孰甚天下未有  
不能爲已而能爲人者分爾汝於形骸翻雨雲  
於背面其於人不忠不信所固然矣又若以爲  
已故不能爲人不知并已失之習俗移人始病  
不察指破迷謬猶不汗流浹背非夫矣

一廉介今之病根正難此二字初若以取予爲

細節不知間積寔如餓豺識者且覘其匈於爾國矣又或以資身無策爲解未見士有志行名能文章而人不願以脩脯供者也且人寄命飲食則惟飲食之得可矣偶爾不節便生疾病迫欲哇之散之而不得何能不追悔於昔日之爽口人取不義適有不幸而類此嘻世斯降矣蘆者不可得惟司風之所崇獎先於儉約之士求之乎

一儉約傳言沃土民淫故故不善心生今之侈

泰將不問力乎爾故馮鹵下區民性愿鄙習織嗇以食地毛頗稱家給婦子聚居無輕徒業出而載贄觀上國士勝於商矣嘉隆以來漸趨靡麗互相夸炫日勝一日土之物力不供則遠而逐射於四方今則投異域走灰地如鶩矣孰是漸靡而使之然正由俗尚過奢能者爲榮不能者爲齷齪一人固守其陋則擴而不得與於會彼乘長風凌巨浪以收倍稱之息百莖無筭間左盡傾焉得而不轉効慕雖人有畏死之心而

以欲利之心驅之至不畏死奢之爲禍亦大慘矣治於已祭有重典而消于未祭得無以循本之說爲闊遠乎夫士民之表也冠履質饋問簡童僕黎黑與同志二三相約以毋徇俗何遽無一人衣褐之貴乎上又從而獎之紀於修德之條族之巨爲望宗婚娶不可程乎宴享不可限乎小如一札亦約短長勒之爲盟庶言曰同則以請於當事遵守以名爲風俗通當爲有識之公願矣昔齊景病紫貴而托之惡紫更自一朝今之奢俗儻亦猶有可挽者歟

鶴菴集卷二

雜十一

一謙讓士先器識以此占所終矣若先自浮薄挾貴挾賢挾少有一於此所需國橫奚其賴者朱子云有而不居之謂謙今之自以爲多者又未必其身有之其自忤又當何如諸士中有居平朴誠遇人有禮衆推敦讓者宜於講日舉之列於進德條中庶幾漢世風厲萬石君之遺意一仁厚只此腔子便是生身元氣若一種陰賊醞釀鬼神不佑先民所以示儆亦嚴矣誠一猛

省能無悚惕第令人長厚不躬菲薄惟性所近亦接踵有之顧不無世情或計利害或憚損已或遠嫌疑外示煦煦而實不究其仁厚之用者不少矣愚謂人必正直乃能用其忠厚如條中所指或爲孤寡杜強梁或爲殘疾延性命一切拯援苟非正直之品焉能絕去依阿効其實意有濟於人此等正不易得卽不躬菲薄已自仁厚路上人可引而之善矣少有蓄縮亦惟成美君子所力贊焉

一寡過聖賢惓惓以改過望人見人不賢猶必內省這改過念頭無時放得人稍識字便能說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乃以過爲諱則比比而然雖紀在寡過條中本爲嘉與獎借而猶恐邇及所以得過不免疵瑕者夫伯玉與夫子定交稱爲君子豈五十以前猶有過到得此處其心彌細其檢彌精畧如顏子地位復以不遠幾無悔吝使者對夫子猶云欲寡其過而未能非是謙詞伯玉心事實實如此學者

只自悠悠蕩蕩不識此意且文過成俗遂與過  
俱沒溺耳人與人相友務以過相規曰汝今日  
有何過谷云今日靜坐書齋不酬一事不接一  
人不動一念更無過可言一人曰今日脩德何  
如講學何如案頭書史相証徙義何如改不善  
何如莫是空閒過了日仔其人赧無以應檢點  
此心恒得如此庶幾伯玉之知非年知一年日  
知一日象山先生云學者直是當底流俗不住  
須是高着眼看始得惟志士所自勉矣



雪雷

丙辰正三日晝慘黯雪墮空如傾封梁可一二尺許或三尺許山中坎陷平填七八尺摧拉竹樹無算時已入春十日歲裏雷蚤發聲而陰凍連旬不可開人苦癩疥不減燕雲邊地簷冰長短垂垂如銀柵排戶黃頊老翁咸詫訝不曾見越月得邸抄河南大雨雪又游雷閃電與雪俱其時日則後吾鄉一二日余咲謂客天亦錯出不雅馴如此中州氣候故與江南異魏惠文將

鳩菴集雜著

十四

行喪雪甚及牛日因弛期而更葬不爲異也異此雪時不獨雷而又電耳客曰年來九重穆杳大是沉陰凝固忽下御史理如迅霆下擊百請不得寬方雪電雷何知天意不爲明主徵召靈臺挈壺詫引箕疇京算其說又胡以易之自有天地民之庶腦塗地無如東晉季時讀十六國春秋所紀災異多亦無過此時變不虛生獨今得泄泄視耶雖然猶災象也山東旱蝗方十里人相食流移填壑迨盡今又不雨無麥何必雪

雷爲異姑識此附野史一條

鼈人

侍御某君奉命按陪京輔郡所在署中恍惚若遭祟病殊劇已得代歸里舍中兒多異疾或就切某君意不憚所親以好來餉之鼈庖人將烹鼈鼈人語毋傷我庖人不以告湯已沸猶云尚可活不則爲禍不可解並不以告已有告於侍御君者趣觀之某君驚訝不定定鼈死逾時矣厨中人或戲剖鼈腹中函一人長寸有半具體

鳩茲集雜著

十五

無缺某君益大駭不旬日盜焉或謂鼈怨毒能死之鼈之不赦非某君罪也鼈靈異若此何以見烹所爲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脫豫且之網其數耶不可逃耶先未烹鼈何以署多祟家多青卒以并命德不勝妖耶或云已又遭暴客戮辱之墓間先爲豪右鬻左道邀諸怪捺捎之皆不能知也鼈腹函有人則非訛自昔傳記載鼈怪亦多矣事在萬曆丙辰春三月

跋侍御林道御先生生壙記後

初入武林覽名勝西出馳道見小荆扉顏其上  
曰今日方閒詫而問之輿人則曰此城中人預  
營壽域植松檟云姑於此取逍遙時年五十耳  
生朝設酒爲壽別親故壽已行喪令兒子扶棺  
出卽留不復歸勅斷家事從此行遊又三十五  
年乃入藏余笑謂輿人得弗苦岑岑否曰獨用  
雪不曳杖出門則鄰衲時相過它時入山宿巢  
父亦不必昔昔此居也余聞而爽然緬惟表聖  
蚤治幽宮邀客人飲此中客猶瞿然不謂今日

有此武林人侍御君自治壙似表聖自爲記則  
東臯五柳諸君子其欽崎磊豁殆天性方駿驄  
長安少介介則引去去之二十年一出視學不  
俟報輒賦遂初豈其學而能哉余不佞竊附侍  
御君一二獨其卜阡惟祖隴是邇不必如形家  
言厚希遐祉詎不恢恢朗朗祛儕俗大惑哉公  
嘗語余灰而有知夕邀風月如生時共祖父笑  
語豈不大愉快家貧賤先無所營得地發廩顯  
已廩顯索地不餘力遷東買西必當意乃已其

後應乃大無聊賴豈不悲哉吾每嘆此爲達言  
世人讀公記亦可想見公之不牽於俗矣武林  
人遺其姓名儻亦公方外之子犁子輿哉

鳩茲集雜著

十七



外... 天... 無... 輿... 子... 輿... 哉...  
外... 天... 無... 輿... 子... 輿... 哉...  
外... 天... 無... 輿... 子... 輿... 哉...

崇教寺募緣疏

吾家去崇教數武而近自髫時入寺睹壇宇不無圯矣寺隙地及僧寮久爲鄰比及諸假館者所割行脚若貧鐘簾灌莽至僧興文始撤舊材一新之寶相纓絡輝煌耀人目計其工不下千餘金卽余兄弟施止十五金檀那難遇厨積屢空興文之力勤而無他越屑可知矣頃之解組里居第聞興文久逗扁林願不知其已得假館地於汪光祿剗有三佛殿矣何謂三佛一阿育

鳩茲集著

八

王舍利一戒香維衛佛一定應塔之彌勒佛皆始

自明州示現各有刹止而合之則自興文始始其像自虎林來儼肅煥巍燁燁神采而興文

則面鰲骨立無人色入佛之日幡蓋盈路觀如

堵墻余亦偕入寺乃得睹此新構目駭耳聞歎

興文之爲佛弟子與世之所爲佛弟子大有逕

庭也又爲出十金克迎供費客有請曰子之於

西方信乎余曰何敢不信微獨信也吾夫子云

君子成人之美有如興文豈治此計救飢而遂

負如來者哉自其美事吾党成之可也以余之

去寺斥近而先不能知興文之勤脩若行如此  
矧其遠者書此爲四方之善信告使知世之儉  
猶有若興文者并令興文以不恣恣于世自慰  
云

冲虛觀募緣疏

郡有冲虛觀自唐始基名紫極宮歷宋而元遞  
廢廢興名亦迭更不相襲入明天順七年載建以  
奏請得今名殿壯麗甲他宮觀又別有真君殿  
左右鐘鼓樓門楯皆極土木之盛其最高爲玉

皇閣最先熾歲月滋久以次就圯而肖像且不  
能無恙矣頽瞻悚仄道路咨嗟卒莫有肩其事  
葺而新之者非獨爲財用詘卽求一有心計辦  
至誠又得餘閒無牽情俗寔難其人此圯廢所  
以至今也友震邵君解職里居悼傷賢聖厄逢  
陽九每過則低徊不忍仰視頰蹙而造余不佞  
曰民非神弗庇神非民不依國大事戎祀並稱  
所從來矣吾郡生齒殷庶巨宗廣廈相望而古  
來神聖像塑儼然所居乃不蔽風雨如此詎心

所安余謂邵君向懷此意正憂玉巨難竟耳邵君云古今人不甚相遠古之惜已財物何必異今有廢乃興有倡則和許大功德令古人得專燉於前何也余壯其言爲論習俗所移日以偷下非止一事就此一事觀之其托名儒衣冠者曰此異道耳曾謂吾儒而反崇之亦思已之爲儒誠然其爲儒與否儒以佛老兼愛爲非吾道似也楊氏拔一毛利天下不爲非孟氏所斥爲非吾道者耶今之能拔一毛利天下者有幾然

則今之人強半楊氏學也而又無不自命曰儒楊之弊以太晰已之爲已至於遺人弗顧今之儒以太晰人之爲人至於妨人并不顧世有楊子當亦誹之其過孔氏宮入相向稱門弟子且得不以疾辭否夫老氏吾夫子之所推爲猶龍者也其大旨玄遠微妙要歸之清淨無爲假令其教得行將不爲此囂紛之世解苛矯耶而奈之何其輕疵之凡今之人卽有餘罕肯落一毛大抵爲子孫遺耳吾讀魯論鄉黨一篇吾夫

之裘葛食飲一何其雍閒潔脩也其於無所歸  
之朋友又曰於我殯其以仕當祿入幾何乃得  
辦此有一日餼則備一日需不復爲田廬計若  
見爲羸亦所云素位行云爾豈其諄而不爲子  
孫謀無以爲也今之商孫不億矣祿位榮名世  
世無等卽云何敢望孔何遽不希其萬分之一  
抑豈吾之積著所得貽此耶當吾世而有好事  
吾爲之吾之歸吾且將之吾子孫猶藉之聲施  
焉貽之冥冥不磨也貽之昭昭寢尋息消未有  
得不磨者也客有嘲余者曰惟子大夫得爲此  
言耳余笑曰客誤矣不聞子列氏之言乎身非  
我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身且非我有何有於子  
孫子孫非我有何有於田廬爲綴䟽簿載此章  
論附中丞公後俟高賢之覽簪一笑焉



重脩東嶽廟募緣疏

吾郡舊有東嶽廟中設帝像兩廡監判治阿鼻  
獄列諸受罪狀有赫儼臨古初神道之教設已  
若茲嘉靖年圯再葺越茲又就圯當葺客  
有問曰嶽有五各以其方載祀典而東嶽遍祀  
於大江南北其所轄逮吾負海諸郡耶如俗所  
沿說嶽又總鬼趣定彰瘡厥操巨矣獨吾東嶽  
得爾耶蓋余嘗一登泰山云所爲東嶽卽泰岱  
是也自泰安州治出郭不一里許掌故引余入

廟設享廟闕壯如王居風颼颼出古樹間黯慘  
怖人問從官何不旅於山而旅於此曰此爲嶽  
廟山巔所崇奉爲天妃其名號與此別四方之  
所纒纒而來爲天妃也余聞而恍然久之黃虞  
以前若亡若存不可考矣自秦漢以及唐宋其  
登封釐祝之文當爲嶽不爲天妃史稱封泰山  
禪云云爾時都圯之中自有嵩華二嶽而世主  
之所告虔誇盛必於岱且以岱爲宗何耶帝出  
乎震今總青陽東其穹宇之都居宜不得與他

眸眚比崇焉白虎通諸家已詳之矣所稱泰山  
府君治鬼諸記幻儻詭怪縷有之子不語怪不  
云無怪雖有軟頑猶懂鬼譴斯之象教儻亦有  
與三章相御而行者乎古天子誠壹之致猶然  
舍其山鎮而遠有所崇如此吾海邦溟渤一帶  
藉於神以免瘥厲天扎謹事之潔其壇宇孰之  
當後雖然吾所言爲夫婦告也若諸父老長者  
自爲福田又豈以吾言爲有無哉客曰子大夫  
所自將何若曰前之未得爲瓊弁玉纓以邀孟  
諸之麋也神豈如河神區區報稱爲書簿疏詞  
又不嫻不敢自比於逸少之黃庭以要神貺媿  
多矣

